

高句丽研究资料

第4辑

吉	吉
研	林
究	省
室	考

高句丽研究资料

顾 铭 学
李 雲 铎 编 译

(四)

一九八—三

目 录

一、萨水究竟在何处	1
二、凤凰城即九都城	15
三、六—二年丽隋战争的基本战线和凤凰城一战的胜利	33
四、最新发现的高句丽碑	52
五、朝鲜忠清北道中旣郡可金面龙田里立石村新发现的高句 丽碑	62

薛水究在何处？

——重新探讨开天隋侵略军的薛水大捷

朴容绪

六一二年（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三年），隋炀帝（隋第二代皇帝，五八〇～六一八）率三百万大军侵入高句丽，长期围攻辽东城，遭到勇敢的高句丽军的顽强抵抗，未能攻陷，

为此，炀帝急得发火，改编于仲文、宇文述所率三十万五千人的九军，侵入高句丽国内。九军侵入平壤城外三十里处，高句丽的防守如铜墙铁壁，九军被迫退却。退却途中，在薛水被名将乙支文德所率高句丽军击溃，经薛水生还辽东者不足二千七百人。此即世人所谓薛水大捷。

史称薛水大捷的这场战斗，直到今天都认为是清川江进行的。

把薛水当作现今的清川江，源于《三国史记》、《隋书》等内外文献所载：隋侵略军之一部的九军三十万五千人，渡鸭绿水，经薛水，侵入平壤城附近；撤退时，惨败于薛水，到鸭绿水，一昼夜间逃归四百五十里。这些记载，无其它具体注释，因此，认为薛水即现今之清川江，鸭绿水等于现今的鸭绿江，平壤城为现今的平壤。

把葶水看作清川江的见解，高丽时代就已存在。十二世纪诗人金克己在清川江边百祥楼，曾吟咏如下诗句：“万古销魂处，苍波绕客亭”（《新增东国輿地胜览》卷五十二安州牧条），这无疑是在缅怀葶水大捷。

进入李朝时期，葶水即清川江说，被规定得更加明确。

《东国輿地胜览》在说明安州牧条清川江时，载：“清川江又名葶水，即高句丽乙支文德破隋军处”。十四世纪末的儒学家赵浚也曾颂扬说：“葶水汤汤，绿碧虚，隋军百万化为鱼”（《新增东国輿地胜览》卷五十二）。

这之后，在逐渐被改编的部分文献中，甚至宣称炀帝率领的三百万大军在清川江全军覆没，并出现了许多传说。

比如，乙支文德将军曾在安州的百祥楼指挥战斗，并大摆筵席庆祝胜利的故事，以及清川江边七佛寺由来故事，即当隋军败退，挣扎到清川江时，忽然出现七名和尚，把隋军引入深水地方，使其全军覆没，并把该地称为误导滩。

于是，葶水即现今的清川江之说，变成既成事实，成为勿须怀疑之事。

最近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界，对从来的葶水即清川江说进行了重新研究，开始发表了成果（《历史科学》七九年三月号）。

本文拟简单地涉及一下这个问题，即萨水果真是清川江吗。

萨水即清川江说，在距离上说不通

在研究这个问题，即萨水是否清川江的问题时，第一个值得注意的是：隋军在萨水受到毁灭性打击的次日，当时在辽东城附近的炀帝，即率领从萨水逃回的残兵败将退却的史实。

据《隋书》炀帝纪和《资治通鉴》，隋的九军在萨水败北，是六一二年的阴历七月二十四日（壬寅日），在辽东的炀帝下达尾退却令，是第二天的二十五日（癸卯日）。假如萨水是现今的清川江，那就等于在萨水败北逃归的残兵败将，只需一天就从清川江逃回辽东城。然而，正如地图所表明的，几千里的路程，在缺乏近代装备的条件下，只用一昼夜就能走到，那是不可能的。

事实上，正如文献所载，萨水败北逃归的残兵败将，一昼夜间，只能走到距萨水四百五十里的鸭绿水。而且能够到达鸭绿水的，不是败兵，只是残兵（《隋书》帝纪炀帝下）。从鸭绿水到辽东城以当时里数计算，为六百里，加上从萨水到鸭绿水的四百五十里，隋的残兵败将一昼夜就等于走了一千零五十里。因此，不能不使人考虑，萨水到辽东城可能最多不过几百里。

总之，如果萨水是清川江，那么从萨水到辽东城就有千余里的路程，要走完这样的路程，即使骑兵也须费时三日以上。但是人们却以为，萨水之战的第二天，炀帝就率领从萨水逃回辽东的残兵败将退却了。这一事实表明：从萨水到辽东城的距离，並不是千余里，而是更近的距离。附带说明，当时隋军的行军速度，甚至在不打仗的情况下，一天也只走四十里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一八一）。

如果那样，即隋军在萨水败北是壬寅日，接到急报的炀帝下达退却令是癸卯日，也许这一记载会有错误，但这样看是没有根据的。

炀帝下达退却令为癸卯日，乃《资治通鉴》，《隋书》所明确记载之史实。因此，高句丽军歼灭隋九军的萨水，实非现今之清川江，而是骑兵一天能够到达辽东城的距离，或可以认为是其它的某一条江。

与此有关，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，是关于九军渡过萨水一事。《隋书》宇文述传和《资治通鉴》，均记载为“东济萨水”，于中文传则记载为“东至萨水”。从地图上看来，清川江的下游西流入海，故应记载为“南济萨水”或“南至萨水”，但却记载为“东济萨水”和“东至萨水”，从这一点来看，萨水也不是现今的清川江，或可以认为是从北向南流的某一条江（《三国

志》魏书东夷传所引魏略的记事，有古朝鲜的历谿卿去古朝鲜南方的辰国之事，那里记载为“东之辰国”。据此，有人认为，葶水虽是向西流的江，有时也可记载为“东济葶水”或“东至葶水”，但如考虑前面提到的情况时，把葶水当作清川江则是说不通的。）

葶水并非现今之清川江，可能是距辽东城较近的某一条江。这件事，不仅根据隋军在葶水被歼、败走的记载，而且根据入侵平壤城时的状况，亦可明确。

隋炀帝并非从入侵高句丽之初，就有编成九军另外攻打平壤城的计划。当初的计划是，全部二十四军，水陆并进，在平壤附近集合，一举攻下平壤城。这件事记载在云发当时炀帝颁发的诏书中。

隋军，以东为左军，西为右军，分别编成十二军。左军的总指挥为宇文述，右军的总指挥是于仲文，水军则由来护儿率领。据说战斗人员有一百一十三万，物资运输人员二倍于前者。右军间的行军距离为四十里，全军云发完毕费时四十天。据载，当时高句丽的户数为六十九万户，如每户平均七人，则约为四百八十万人口。因此，隋侵略军是比高句丽全部壮年人数还要多得多的大军（《高句丽史研究》，平壤，社会科学出版社）。

但是，在守卫辽东城的高句丽军民勇敢战斗的面前，隋的

. 6 .

陆军被固着在辽东城附近，水军也由于高句丽军的奇袭，遭到毁灭性打击而败走，炀帝水陆并进企图悲惨地破产了。这里想到的是，新编九军进攻平壤城的战斗，是六月己未日即十一日以后的事情。

据载，隋军经过三十月的进攻，辽东城迄未攻下，炀帝于六月十一日召诸将至辽东城南，威吓说，如果攻城不下，就要砍头，诸将失色。在这之后，才决定编成九军。

可是，九军并不是从辽东城直接扑向平壤城，而是在现今大凌河（辽河西方）西岸的怀远镇，发给武田粮食和百日粮食，然后各自出发，在鸭绿水西集合，开往平壤城。因此，六月十一日以后编成的九军，在怀远镇得到武田和粮食后出发，再早也不过六月二十日以后。从怀远镇到现今的清川江有一千五百里的路程。并且，六月二十日左右出发的九军，侵入平壤城外三十里外，驻扎了十余天，撤退时在萨水遭到打击是七月二十四日，因此，入侵后渡过萨水的时间，就该是七月十日左右。总之，从怀远镇到萨水的一千五百里路程，用了二十余天才走到。如果用二十天时间走一千五百里，那就等于一天走七十五里左右。在缺少现代运输工具的当时条件下，背负百日粮食，携带武田帐篷的军队，能以如此速度行军是不可想象的。隋军是以步兵为主的军队，那就更加不可能。

由这些情况来看，认为隋军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萨水乃现今的清川江，那是没有道理的。

关于作战地点的考证

那么，萨水究竟是何处的一条江呢？为了考究这个问题，将要考证一下两军作过战的几个地点的位置。

首先，从辽东城的位置来看，它无疑是现今的辽阳。

《资治通鉴》载，“辽东城即汉之襄平城”，汉代的襄平是辽东郡治，为宝历水北流入大梁水（今之太子河）处（《汉书》地理志辽东郡居就县条），相当于该地的，即现今之辽阳。

二世纪后半，直到三世纪前半，大约半个世纪期间，襄平是公孙氏的根据地。这时的襄平仍是现今之辽阳，这在魏天公孙渊时的纪载上表现出来。

三七〇年前后，高句丽军占领了这个襄平，称为辽东城，其后，它的位置也没有变过。

辽东城即今日之辽阳，它并不在辽河边上，这从如下记载，亦可知晓：六一三年隋军再度侵入高句丽，包围辽东城，后来退却时，将武器资材放置原处不动，而于夜间退走，高句丽军以为隋军出于某种计策，未便攻城，直到两天之后，才追击隋军，行军八十一九十里，到达辽河，才打击了隋军的后卫。

其次，于仲文在入侵平壤的路上，曾停留在鸟骨城，并在这里遭到高句丽军的进攻。这个鸟骨城，从未被认为是凤凰城（凤城）。可是，凤凰城，后面还将涉及，却是当时高句丽的北方别都，而不是普通的地方城邑。看一下六四五年同唐作战的记载，鸟骨城是距辽东半岛南端卑沙城两天路程的一座城（《三国志》高句丽本纪宝藏王四年条），是处在从安市城去平壤路上的一座城。

处于这样位置上的城，是现今的岫岩城。认为现今的岫岩城是鸟骨城，乃是因为从岫岩城近旁流过的江，当时称作鸟骨江。即，据《唐书》地理志：离登州（山东平岛），越海，至辽东半岛南端，沿其南下海岸向高句丽、渤海行，中间有橐驼岛和鸟骨江。而辽东半岛南部海岸的海湾，只存在于现今大洋河的入海处。因此，这个海湾是《唐书》地理志所载的橐驼湾，而大洋河则可能是鸟骨江。

岫岩城，位于此大洋河中游的西岸，因此，该地分明是鸟骨城。

韩致雍在《海东绎史》中，把现今的连山关看成鸭骨关或鸟骨城，这是错误的。据《辽史》地理志，鸭骨关在兴京老城西，同鸟骨城无关。

其次，宇文述、于仲文所率九军，渡过萨水，在距离平壤

城三十里处构筑了阵地。这个平壤城，并非现今的平壤。如果萨水不是现今的清川江，这件事就会一清二楚。

如果萨水是从辽东城不需一天就能走到的地方，那就应该把平壤城置于此萨水的近处，这里，值得注意的，恐怕就是现今的风凰城。

在此凤凰城（凤城），有叫作风凰山城和高丽门的两座高勾丽城，其中的凤凰山城，据《辽东志》说，乃是能够容纳十万人马的城。这样大的城，在高勾丽只见于集安的山城子山城（尉那岩城）。平壤的大城山城那样守卫首都的城，在地方上的一般城中，则见不到。

并且，在这座城的周围，还有石城、石头城、汤山城等几座小城，围绕凤凰山城形成一个卫星城体系。这种卫星城体系，只在作为首都的平壤城的周边等地见到，而在地方上一般城的周边，则见不到。平壤城周围，西有龙冈的黄龙山城，北有顺川的慈母山城，东有成川的乾骨山城，南有凤山的鹤鹑山城，构成守卫平壤城的典型卫星城体系。

由于这些方面，就便不能把凤凰城看成高勾丽的首都，也可看战争时期国王击阵指挥的北方别都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没有必要在这里兴建只在首都才有的那样大规模的城，以及在周围修建几个小城形成如同首都那样的卫星防御体系。

高句丽具有除基本首都外另行设置几个别都的所谓多京制的习惯。例如，栗都平壤城时期，则以国内城和汉城为别都。

称平壤城、国内城、汉城为高句丽的三京，《隋书》等一些史书均有记载。在中国的一些史书上，只记载了平壤、国内城、汉城的三京，但是高句丽理应另外还有别都。凤凰城不是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别都，而是具有合于军事性质的别都，它有别于其它的别都，所以没有记载在外国的史书上。并且考虑到东震道扬州一度曾是高句丽的南平壤，因此，可以估计到凤凰城曾被称过北平壤。

于仲文、宇文述率领的九军，曾布阵于平壤城外三十里处，把这个平壤城看成为凤凰城的根据，即如上述。

其次，九军在萨水受到毁灭性打击而败走，途中，薛世雄军被高句丽军包围在白石山，并受到打击。从白石山的位置来看，其地在今海城南方，那里现在仍有称为白石的山。其所以称为白石，是因为山上石头呈白色。称白山或白石山的地名，在其它地方是见不到的。

上面简单地交代了九军从怀远镇到平壤城附近的入侵路线，以及进行过战斗的几个地点的位置。

萨水不是清川江，而是小子河

九军，可能是从怀远镇出发，经现今的岫岩，渡乌骨江，侵入凤凰城附近；败退时路线，与入侵时相同，经海城附近的白石山，去向辽东城。从怀远镇去岫岩城的入侵路线，可能是不绕通定镇（现之新民），而是直接渡过辽河下流和太子河（五列水）下游，经海城附近，沿扁越千山山脉的道路行进的。因此，九军遭受毁灭性打击的萨水，必须在这条路线上去寻找。

这样看来，萨水可能是现今大洋河（当时的乌骨江）上游左侧支流的小子河。因为小子河的“子”与“儿”通，“河”与“水”通，所以古时写成小儿水。“儿”在中国语中发音为“才儿”，所以小儿水则为“シヨ儿入”。它与萨水发音“shar”音相同。小子河是大洋河的支流，是从北向南流的河，把这条河看成萨水，也是同“东济萨水”的记载相吻合的。

从缺乏现代运输工具的当时条件来考虑九军的机动能力，以及从基本战线形成于辽河东方一带来考虑时，认为隋军遭到毁灭性打击的萨水，并非现在的清川江，乃系小子河，是合理的。如果从小子河以骑兵速度行进，那么到辽东城则是一天多的距离。

萨水并非现在的清川江，从军事角度来看，也是很清楚的。

炀帝率领的三百万大军止步不前，却让他的别动队进至到远离基本战线一千几百里的腹地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特别是能

能在辽东城挡住三百万大军的高句丽，竟允许别动队侵入首都平壤附近而无所防备，也是不可想象的。而且，认为炀帝能够以三十万五千的九军侵入平壤城，同样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那是任何兵书都未曾记载过的，过份愚蠢的用兵之术。

可能是炀帝为了打开辽东城战线处于胶着状态的局面，才令九军侵入位于辽东城背后的风凰城。

结果，这一计策被高句丽军铁壁般的守卫所阻挡，军队失去士气，加上乙支文德将军的计略，而未能付诸行动，九军开始惊慌撤退，抓住这个空隙的高句丽军终于歼灭了九军。

当然，把萨水当作小子河，有不符合《隋书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的记载之处，那是关于鸭绿水的位置问题。

《唐书》高丽传上的鸭绿水无疑是现今的鸭绿江，《隋书》上记载的鸭绿水也必须做如是看。由于乌骨城在鸭绿水之北，就越发如此了。

但是另一方面，也存在不能必须如此肯定之处。据《辽史》地理志，现今的辽阳当时称元老忽，太子河称五列水，五列水同鸭绿水音相近，或可以认为它们之间存在混同的可能。这个问题乃是在这之前应该充分搞清的问题。

上面重新探讨了视萨水为现今清川江的见解，并向军讨论了应将其视为现今小子河的依据。这里仍旧存在不完备之处。

但是，我们不必片面地拘泥于大国主义史家的记述，左对其诗有批判态度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我认为重新探讨蕲水的位置是有意义的。

